

梦醒时分

—
W=小王

挑战生理知识的一篇。

+

他醒了，家里很安静。

阳光明媚，阳光透过纱帘孔隙照亮室内。窗台上的水养植物朝外界尽全力伸展叶芽，日复一日追随太阳的方向茁壮成长。一股暖风拂过那株生命，触动叶片。他看着植物的叶子在光线下小幅度地抖动，耳边传来隔壁街区公园里发出的鸟叫声，心里油然而生升起一种难得的安定感。

这种感觉，庾澄庆已经很久没有了。

他保持着一贯的警惕和悲观，对任何不在他兴趣圈范围内的人或事向来态度冷淡。安稳的想法是不应存在的，尤其当他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不允许他沉浸在舒适圈之中，永远要去改变，去追赶潮流，去获取看客们的热情，他总是尽力地在工作外让自己抽离出来，不想被虚伪的热情裹挟，不愿被莫名的爱慕困扰，渐渐地把自己活得一头非洲大草原上谋生的麋鹿，一有任何风吹草动，闪电也追不上他的逃离速度。

而此时此刻，他第一次在这儿感受到了安全。可信的伴侣，温暖的被褥，熟悉的环境。一草一木皆是他和他的爱人挑选种下，家居摆设全都是他们用心挑选放入其中的，这就是他和W的家，他们以后将要养育后代的地方。

他很安心。

身旁的位置空空荡荡，W清晨之际便离开了，今天他有重要的发布会要举办，无法像往常一样陪他睡到中午；他只记得半梦半醒之际，印在自己唇上的亲吻，仿佛还有余温。

自从他怀孕后W便一再要求经纪人推后所有工作，陪伴他孕育过程，而自己却不愿意，两人协调了已久，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到了秋天他们会出发去LA举办那场W期待已久的婚礼仪式，之后就是蜜月和度假，在那之前，他不准他的工作受太大影响……除了W妈妈托了熟人特意安排的阿姨，会定时上门帮他照顾必要的餐食清洁，这段时间注定偶尔有时候他得一个人在家里。

倒是让他难得一段安静的时日思前想后。

他又做了那个梦。

第一晚，W第一次在进入他的身体，他记得他对自己说了“爱”。

爱。这个字眼对庾澄庆而言实在是过于稀罕。要是放在几年前，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跟男性同居，虽然从生理上来说成立的，但……至少一开始他认为女性才最有可能是他的归宿……更别提婚姻——那曾是他最无法想象，也不敢肖想的事情。可在今天，一切都已实现。他有些恍惚，发生的所有故事真实得让他疑惑，仿佛一场梦。

他的手抚过自己柔软的胸脯往下，再一路探下去，直达小腹的位置。他感觉到子宫里尚未出生的生命在动弹，臆想出的温柔嗓音悄声提醒他胎儿的存在感毋庸置疑。

七个月以后，这里将孕育出一个全新的小生命。

他不知道肚子里的ta，是男是女，是什么性格和喜好，会爱音乐还是爱运动……他们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中文的？英文的？他会成为伟大的人，亦或是平庸之辈？他的成长路程会顺利吗？他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这些问题总是会都会萦绕在他心里。

他希望自己知道答案，可又觉得这些都不那么重要，这是W和他的孩子，这是他们深深结合后才制造出来的梦幻结晶；甚至想到这些，他的身体都会忍不住的发出颤抖……他继续将掌心贴紧肚皮，手掌处传来的微小振动让他开始继续神思。这样做对吗？身为双性，已经是件羞耻的事，如今与小了一轮的后辈兼同事在一起，居然准备一辈子安心度日下去，居然还开始孕育生命……，他感到安逸，幸福围在他身旁。未来之路在他眼前一一铺展；

他不自觉的嘴角勾起微笑的弧度，再次刚才那个梦，湿热的唇齿交融间，有人对他说着“爱”。

+

“我爱你。”

热情开朗的大男生俯下身，在恋人的唇上落下一个温柔而缱绻的吻，惊起了他眼里的飞鸟。

被吻住的人像是瞬间被他的气息冻住了一样，只能定定的接受他的入侵，他再次确定了他仰慕已久的这位前辈，完全没有被人这样近距离的亲近过。这种体感让他手心微微开始发汗，引得身下的热源骚动不安，叫嚣着想继续探索无人进入的秘密花园。

他拉着对方渐渐反应过来，想要挣扎的手，近距离的加深了这个吻，起初纯情不带一丝情欲的吻在他持续的索要下渐渐变了味儿，牙齿咬着唇瓣，舌头胡搅蛮缠，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急急燥燥，而对方则不知所措的避无可避，最终承受湿吻的人还是被他使劲的揉进怀里，吻得气喘吁吁，微微翘着的变成了粉嫩水亮的红色。

平时凛冽像冰一样的男人此刻却软糯的很，带着几分奶香勾得人心尖儿痒痒的，W想立刻要了他的心情已经快要疯掉。

像在心里描绘过无数次的那样，他开始用灵巧的手指屈伸着关节向那幽秘之所探去，才刚刚行进到膝盖中间，就被一双白得像雪一样的修长大腿紧紧地夹住了，他腾出一只手温柔的捉住他不断扭动的腰，轻易就摆脱了这个小小的阻障，当手指如他所料的握住他的前辈那柔嫩如笋一般的下体时，他眼里荡起温柔的碧波，终于忍无可忍的接近要酿成欲望的滔天巨浪。

“我.....我可以么？”

没有回应的声音，细白的手臂横着遮住眼睛，躲避着他探究的目光；他的前辈像底牌被揭开的赌徒，又像谎言被拆穿的孩子，自暴自弃的嗫嚅着不敢说话。

“我会很轻的，如果你不舒服，随时可以喊停.....”他甚至开始讲一些自己都不太确信能做到的承诺；

“果然还是.....接受不了我吗？”怜惜的摸了摸他的脸，对着他的眼睛再一次确认着；

如果他现在让自己去死，自己也会愿意的吧，W在等待的过程中控制不住的开始冒出这些念头.....

“唔.....不是...”察觉到年轻爱人声音中开始带着陌生的哀伤，他犹豫着抓住脸颊旁边的手。

“well, baby, 那么你的.....”W的话语还未落地，却发现自己的手被带着向他下腹部更深处探去.....

！！

当手指触到一个湿软柔滑的入口，他才意识到自己遇见了什么。

毫无疑问，他的前辈不可能是一位常见的男性Omega，虽然从外表来看，他完全符合一位Omega的样子，肤白如雪，骨架娇小，五官轮廓带着几分稚气却又明媚异常，不笑的时候像秋夜的月亮美丽却令人难以接近，笑起来又像冰山在暖阳下融化成一池春水，他比自己年纪大了整整一轮，可谨慎执拗的性格却又时常像孩子一样可爱娇气，就是这样一位人人认定绝对是一名Omega的男人，双腿间却藏着一口稚嫩的阴穴，像秘密花园的入口一样被挤在他的腿心，甚至比真正的女性器官还要娇小。

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了一大堆答案和问题。

怪不得他从来不愿意在用洗手间的时候被我看到.....

怪不得他异常的害羞，无论同性还是异性的接触他都那么害怕.....

.....那他... 其实不是Omega吗？

他.....是可以怀孕的吗？

如果他不是Omega那我的费洛蒙对他没用？

他平时会像普通女性一样来月事吗？有时候他特别怕冷，是这个原因吗？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两性.....第三性第四性的知识了解度过于匮乏，不，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

他感到惭愧和抱歉.....明明是自己卯起来追求人家，结果现在箭在弦上了，居然还有这一大堆问题他不知道答案。

天哪，他太笨了。

没有比他更糟糕的男朋友了吧？

“请原谅我。”躺在他身下的人，却开始控制不住地发出啜泣的声音，迷茫的眼底荡漾着一抹动人的绯红。

“……原谅你？”被亲眼见到事实震撼到无法讲话，只能默默的重复他的句子。

暗弱的灯光照耀在雪白的胴体上仿佛是涂抹了一层香甜的枫糖浆格外的诱人可口，他的前辈下身被他剥得不着寸缕，上身只剩一件薄棉衬衫，一排纽扣在挣扎的动作下堪堪的只剩了一颗系着前襟，胸前的乳尖被布料磨得充血挺立着，像是枝头任人采撷的可爱果实。

明明是禁欲感十足的身体，在这种时刻却因为极致的矛盾与害羞，扭动着泛起透骨的媚，W看着他的样子，真想当下就死在他身上也好。

他终究还是不甘心在此时半途而废，按了按他不安挣扎的小腹，掌心带着热源摩挲着那细细的腰间一两指可怜的软肉；

“请原谅我才对……前辈，原谅我。”W的身体压了下来，热烫得就像是一座火炉，粗重的喘息像是活物一样钻进了庾澄庆的耳朵，让他心口战栗，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W将手指轻轻的弯曲着探进去那花园密道，渐渐的变成两根手指……三根手指，然后慢慢地打着圈地揉捏娇嫩的花瓣，感受着怀中人情难自已的颤抖。

他的唇舌研磨着少年身材一样的他右耳敏感的耳垂，中指则抵上圆润挺立的花核晃动起来。

热潮阵阵翻涌，怀里的人开始面色变得粉红，眼神迷茫，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身体，轻声呻吟着。

庾澄庆觉得事情好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朝着未知的悬崖驶去。

“舒服吗？”

W暧昧地问道，急迫地想知道答案。

他害羞得厉害，咬住嘴唇就是不回答。

W开始显出年轻人特有的征服欲，他挑起嘴唇，手下的动作愈发放肆起来，花穴分泌的热液越来越多，他快速晃动揉捏着初次承欢，敏感娇嫩的花核。

“唔！”庾澄庆发出不堪承受的轻吟，他昂首闭着眼推拒着：“不要了……不……太快了。”

可哪怕他讨饶，W也没有停下使坏的手，反而更刁钻快速起来。

热液喷涌。

脑中仿佛绽放开耀眼灿烂的烟花，庾澄庆挺直了脊背像绷紧的弦，脑海里烟花炸成一片，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钻出来把弦扯断了，他被陌生的高潮击倒在W的怀中低泣着有节奏地颤抖。

看着他的样子，W开始认定他一定是第一次被这样碰触。

他的……前后那里，应该都是第一次……想到这里W的呼吸也粗重起来，咬着牙克制自己把他扒光后狠狠贯穿的欲望。

他想立刻操进那具娇嫩柔软的身体，让他在自己身下被迫高潮，直到汁水四溅……

可理智让他没办法这么对待他。

他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抚着那副脆弱的脊背，作乱的右手从他的身下抽出，拿出手帕擦拭干净。

情潮足有几分钟后才渐渐消退，他的前辈抬起含泪的眼眸朦胧地看着他，他不知道自己此时的眼神已控制不住地开始变得疯狂，怀里的人像是瞬间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脸色开始变得苍白，整理着凌乱的衣服哆嗦着想离开，却猝不及防地被他一把握住下巴。

“别走。”

“……”他的前辈似乎被打动了，还是被吓住了？愣愣的看着他。

不堪一击的理智之弦碎裂的声音响彻W的大脑。

火热的舌尖顶进微张的双唇，含咬着他柔嫩的嘴唇，W显出十分的急不可耐，事实上在这之前无数个夜晚，他必须要靠冲冷水澡才能稍稍疏解火一般灼热的渴求，尖利的牙齿磨着水润的下唇，一点点掠夺着他嘴巴里残余不多的空气。

“我想要你。”

W昂扬的欲望戳在他的下半身，庾澄庆努力睁开濡湿的眼睫，迷茫的望着爱人被欲望俘获的脸，然后低头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留了一吻，得到肯定的后辈立刻降下如雨点般密密麻麻的吻顺着他的肩膀向下蜿蜒曲折，最后停留在漂亮平坦的小腹上亲了又亲，他的爱人就顶着一头硬硬的短发，发梢尾端刚修得整整齐齐。他就那样心甘情愿的伏在自己的身下用无尽的爱亲近自己，庾澄庆不由得心头泛酸，W落在他身上的吻让他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感受到一股近似于疼痛般的珍惜，他的小腹像是被钉进一根名为交融的钉子，他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用手帮年轻的爱人疏解压力的想法，被戳了个稀巴烂。

他丢掉自己所有的矜持，主动和那具像太阳一样灼热的强壮躯体黏在了一起。

翻滚翱翔于情欲之空的两只鸟，抱着欲火灼身也要不死不休的渴望，黏在一起。

早已浑身无力的他被W箍在怀里往被单深处带，他伸出手护在他的肚子上，然后将早已蓬勃的欲望一点点埋进湿滑柔嫩的内里，然后低下头亲吻他的脖颈，然后不由分说的挤了进去，他的前辈闭着眼睛低声叫得像只猫，耳朵和脖子的颜色一直红到了胸口。

庾澄庆只觉得头脑发昏，从来没有尝试过性爱的身体发出持续的钝痛，他勉强抬起手臂抓住眼前人的胳膊，希望借此撑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W的一双黑亮双瞳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庾澄庆真真切切看到那瞳孔里自己被W一点点侵入时颤抖呻吟，因陌生的痛感而扭曲的面容。

像是被欲魔缠身，万劫不复。

这一切，要怪就怪自己，是他自己选和W在一起。

W进去的很慢，担心他从没被开发过的处女地，会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受伤，他贪婪的看着他的身体。每一寸肌肤都不想放过，他的前辈躺在自己身下袒露一切任他动作的模样，像一只敞开肚皮由着亲近之人抚摸的小猫。

轻柔的扳过红了一片的侧脸，伸出舌尖去舔他眼角不断溢出的泪，听他小声的发出不耐的呻吟。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毕竟很少有人像我一样……”

和自己在一起后他的前辈总是在迁就他纵容他，也曾经淡淡的说过“我毕竟比你大很多岁”这种话，但W总觉得他的前辈对自己的定位没有任何合理性。

在他看来，他前辈温柔又可爱，身体里像是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特殊的照顾和关爱，浑身的才华光芒四射是他无法企及的存在，舞台下却又悲观的像世界随时会在他眼前崩塌，每当他冲着他笑，W觉得自己心脏跳动的速度像是刚跑过几趟马拉松。

他总是轻飘飘的在他身边安静的待着，什么也不做也可以摄取他全部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施展着令人心醉的魅力，宛如他的神明一般，早在他们第一次见面，这尊神明就引领着他走到他面前。

在他怀里婉转呻吟的前辈，比以前更柔软，更感性，生理上巨大的秘密被他掌握，竟有透露出一丝朦胧生长的母性，让他更具诱惑，诱惑他探索他的全部。

W深吸一口气去亲庾澄庆汗湿的鬓角，嘴唇贴在他红透的耳廓上，张开嘴巴吐出微小的情话，声音是无尽的缱绻和缠绵，边说话边慢慢挺动腰部，用尽温柔的力量调动腹肌，向着花瓣顶部那一处凸起慢慢顶撞。

“在我心里，不会有比你更美丽的存在了，Baby。”

他的宝贝，他的非Omega型爱人，他那全世界最好看最漂亮最神秘的爱人。

鼻尖染着血一般的红，细细的抽泣声从鼻息中带了出来，他的双手紧紧抓着床单不肯松开，W温柔的把两只细白的手挪到自己的腰际，贴着他的身体仿佛听见他咚咚的心跳，跳得好快……他抱着那副细腰用力的插入，一下又一下的带出黏腻的水声，动作带着他细嫩的小腿翘起来打在他的臀部，从上往下看，他的前辈双腿打开毫无遮拦的被他进入，这个事实让他差点忍不住直接射在里面，床垫的弹簧被迫发出吱咯吱咯的声音。

他的前辈身体生涩，宫口更是逼仄娇小，脆弱的肉腔被迫容纳着他相比常人更硕大的阴茎，磨得那粉色湿润的花瓣都是微微肿起的状态，W紧张的有些发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窄小的内壁紧紧吸裹着，刺激得他小腹不断发紧，可前辈的身体真美啊……他无法克制的发想，这具身体像是已经为他准备好很久了；在耐心有规律的操弄下，那神秘花心里湿滑的润液不断的被分泌出来，暖暖热热的捂着他舒服的根本就不想出来……将射精的欲望压下去之后，W才又继续晃动腰胯，粗圆的龟头在里面碾转，不断戳压着柔嫩脆弱的肉壁。

庾澄庆感觉自己要疯了，分不清刚才的麻痹感到底是不是高潮，他只觉得下体热得想要烧起来……可能已经烧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液体一股脑的控制不住奔涌出来打湿了一大片被单，这太羞耻了不可以被他看到……

他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双眼失焦，大脑也是一片空白，身体哆哆嗦嗦地抖着，也不知是痛，还是舒服。W每次等他刚刚喘上来一口气，又掐着他瘦弱胯骨开始操干，纵使他已经用尽

力气在忍耐，可吞下那种尺寸的东西……加上不断的抽插硬挺，带着自己软软的阴茎也会被动带得拍在柔嫩的阴蒂上，没几下，两瓣外翻的花唇就从粉润中泛出越来越多的艳色，连带着整个盆腔都开始颤抖，流出更多羞耻的液体让身体上的年轻人插入地越发顺畅蛮横……

终于他发出的呻吟里的哭腔已经止不住了，半是喊叫，半是哭喘，眉头深深蹙着，眼眶红得厉害，不断流出泪来。

做到一半的时候，W意识到自己的像是已经和他一起飘在云端了，直到身体里交合的水声把他从意识的海洋中拽了出来，他们两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的汗水打在了身下人的眉头之间，而他的前辈却开始哭得像被猛烈的欺负过一样，蜷缩着身体避开他的目光，只顾着捂着红红的双眼无力喘息。

“不要哭，我会让你舒服的”他开始在动作变的更假猛烈之前发誓；

W抱着他的腰，继续着在他身体里大开大合的动作，低下头用嘴啃他平软的乳肉，如愿以偿地听到了他齿间破碎的嚤吟。

但等到他想亲他的时候，却被伸出的手捂住了嘴。

庾澄庆用一只手捂住W的嘴，一只手无力地搂住了他的脖子，温暖的手掌带上一丝轻微的颤抖。“太……太深了。”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眼睛是湿漉漉的，眼眶和鼻头染上一层情欲的粉色。

被捞着双腿包起来了，下身顶到了最深，温暖的甬道被迫彻底接纳了年轻人粗大的性器。

“哦，天哪……不要……”

W在对方无意识的呻吟中不管不顾的顶弄起来，而他的呻吟越发高亢，几乎快要叫破音了。

他彻底在他身下软成了一滩水，白皙的双腿以一种僵硬的姿势大张着，膝盖处一片粉红，有晶莹的液体覆在上面，慢慢低落下来，浑身的汗液在粉白肌肤上裹了一层晶莹的蜜水，他的前辈以一副溺毙在情潮欲浪里的垂死姿态，在高潮之前就晕过去了，彻底瘫软在他身下；

娇小的花心却像有意识一样，不断地抽搐着，像是漏水的口袋，喷涌出一股一股温热的津液，一波波浇在柱头上；W的头皮猛地炸开，被紧缩的湿软肉腔绞得一个激灵，在最后关头从他体内抽出，将体内的欲望全数洒在了那平坦精致的小腹上。

盈盈春水在腹窝凹陷里荡开，他抱着晕过去的人一起深深喘息着，等着心跳归于平静。

+

W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午饭时分。

阿姨有些意外他这么早就结束工作归家，听到开门声便快速迎上来，低声跟他交了几句，立刻准备去帮他帮把午饭热一遍；

被他和善的打断了，给阿姨下午放个假，走的时候照例不放心的被交待了几句。

“早晨醒了以后喝了一些牛奶就没有吃别的东西，一直说好困；”

“看他一直睡着，没有打扰他，但差不多也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请务必叫醒他；”

“多少用一些吧，不然怕是会低血糖，要当麻麻的人啦，吃这么少可不行。”

阿姨带着笑容退下了，留下W和自己的低不可闻的脚步声在向卧房走去。

推开他们专属的卧房，带着宁静安心的暖香气息扑面而来。

他的爱人睡的很沉，似乎是很喜欢陷入被褥的感觉，大半张脸都埋在薄被和枕头中，两只手还牢牢地抱住另一只枕头——他的枕头，刷子一样的睫毛在眼窝留下两排阴影，略长的头发有些凌乱地散在枕面。

像一个精致的昂贵人偶。

他搓了搓自己的略显冰凉的双手，放在脸颊两侧让掌心的温度变得温热适宜，然后伸进了柔软的被褥。

看着爱人沉睡的模样，他并不打算立刻叫醒他。

最先传来的触感是温热的柔软，大概是腹部，自从怀孕以后他的口味就变得越发清淡，很多甜度超标的零食被医生明确划入不建议食用的清单中之后，他渐渐对正餐开始有些挑剔，又要在清淡的口味品出一些甜味，让阿姨和他都破费了一番脑筋帮他制定各种不重样的营养食谱。幸运的是妊娠期的他，除了偶尔几次消化不良，并没有太多害喜的症状，反而是足够的睡眠时间，让他脆弱的肠胃得以休息，略微隆起的腹部线条摸上去十分自然，随呼吸规律起伏着。随后沿着肋骨慢慢延伸到胸部，指尖也触到软软的地方。

他穿着他最近最喜欢的那套藕粉色的吊带睡衣，当初他拿给他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就红着脸不说话，他连哄带劝他才愿意穿着试试看。

结果孕后却变成了他最喜爱的一件睡衣，柔软的丝绸不会划疼他因孕激素而变得格外敏感的皮肤，丝滑的布料透气又舒服，怕热的他最喜欢泡完浴缸之后穿着这件睡衣在窗户旁看风景，夏夜的微风吹动着睡衣的裙摆，衬得他腰腹曲线柔和美好，双腿更显更加细白

贪恋窗外风景的他，殊不知也是他眼里最美的风景。

“.....嗯...”

灵活的手指带着略低的温度揉弄着胸口的粉嫩，突如其来的温差让原本平稳的呼吸有些紊乱，床里的人皱了皱眉，下意识的动了动，但却并没有挣扎，而是向他的方向靠过来，像是想渴求更多的安抚。

当身体被指尖牵引着发出颤动，天生敏感的身体也在刺激下很快有了反应。乳头周围的乳晕也被他的指腹摸索，就连绸缎质地的睡袍都变成了另一种刺激，一起让被褥下的爱人开始发出不耐的喘息声。

被褥被轻轻拉开，他就着动作把爱人稳稳的拖入怀里，肩上的吊带滑落下去了。

.....呃啊...”越发紊乱的呼吸昭示着他的不安，又是无意识的梦呓，在他怀里翻了个身。

被保养良好的身体，从脖颈到肩膀，再到若隐若现的腹部，像一块温凉的美玉，大片白皙的身体就如他的专属情药一般，勾引着内心蠢蠢欲动的野兽。明明昨晚才让他很晚入睡，可看着他怀着小生命沉沉睡着的模样，他发现自己仍然毫无自制能力。

好漂亮。

掀开睡袍的布料，从脖颈到小腿，掌心到脚趾，背脊到臀部，每一处，都无一幸免地被自己种上了深浅不一的吻痕，像是在雪上滴溅了鲜血，闪烁着，涌动着。

昨晚自己可真是有些过分了，他有些抱歉地想着。

湿软的东西覆上了嘴唇，轻轻含吮薄薄的唇瓣，贪婪地品尝着甜润的津液。见爱人在刺激下并未苏醒，便愈发灵活的，探入了口腔。

美景在眼前，至少多偷个香吧。

+

好热。

潮湿的梦境，渐渐和现实重合，气氛变得有些异样，像是被沉重的什么东西压迫着，他开始喘不过气。

真的好热。

我是晕过去了？还是醒不过来……？

身体上下都传来了刺痛或者酥痒的触感，交替着进行，想叫W过来帮自己看看，却完全无法张开嘴巴，也睁不开眼睛，好像自己已经无法控制感官和四肢。

谁？不要……不要……

睫毛猛地颤动，挣扎着从意识深处醒来，却发现眼前有人影在晃动，有什么东西遮盖住了他的视线。

身上穿着熟悉的睡袍……可肩带却可疑的滑了下来。

“……唔唔唔！”

企图大声的呼救被突然灌入口中的液体淹没，来不及反应是什么东西，甘美的滋味便已经蔓延至喉咙。

是牛奶，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落至空虚的胃部，抚慰了饥饿的神经，他顾不得奇异的梦境，直觉性的张开嘴巴想喝到更多。

肩膀被稳住了，紧接着是温热的唇堵上来，用嘴巴渡了一大口牛奶，用深吻的方式继续喂给他。

“嗯…唔…”长长的眼睑紧紧闭上，嘴唇半张露出隐约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的爱人被迫吞下大口的浓白液体，在日光下也难掩苍白的皮肤，W心疼的皱皱眉，把被褥严严实实拉上来盖住他。

慢慢的被喂完剩下的一些，庾澄庆终于从迷乱的梦境里挣脱出来，他攥着W的袖口，微微泛红的双眸里充斥着倦意，随后被抓着手腕与他十指紧扣，

“醒来了，嗯？”

W空闲的一只手抬起帮他打理睡塌了的头发。

“想着让你再睡一会的，但怕宝宝饿了。”他指了指他的肚子。

白嫩的脸瞬间变得粉红，他想到刚才的梦，张了张嘴想问他什么，可又担心会显得自己过于紧张。

也许只是昨夜的亲密让自己变得有些奇怪吧，也许是孕激素作怪……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怪他……；

爱情真的会让人变得盲目，变得幼稚，他从未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却总想在年轻的恋人身边维持着成熟一些的长辈形象，想尽量显得平静，懂事，知分寸。

可如今业已有了身孕，在挚爱面前，他却也还是变成了一个索爱的孩子。

想到迷奇的梦境，他又觉得还是W比较过分……他身子一歪靠在背后的胸膛上，不自觉的开启撒娇模式；

“不想动~”

被年轻的爱人半搂半抱箍在怀里，庾澄庆发现自己虚无缥缈的自尊心什么的早就被怀孕以后左冲右突的思绪纷飞替代了，任着性子提要求，反正W总是笑着对自己说：“没问题”。

W比任何人都知道，他本就应该依赖他，有了宝宝之后，他就像患了皮肤饥渴症，一刻不停的想要贴在他身上，在他的怀抱里，他的梦呓和喘息落地生根，怀孕的疲惫和苦痛便能压进骨头里，让他不再胡思乱想。

咽下最后一口温热的红豆腐，满足的人扬着脑袋由着W帮他擦拭嘴角，然后又迈着长腿颠颠跑去快速收拾好碗筷后又腻在他身边，抱他去洗漱擦脸，便搂着他，一起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消磨时间；庾澄庆想着：他们买的沙发过分的大了，两个人坐似乎有些孤单，如果有个宝宝就好了……啊，宝宝，你可以快些出生吗？

也许多几个宝宝，这个大房子会更热闹？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到，曾经根本不期待爱情发生的自己，如今居然被困在爱人的怀里，开始认真的想生几个孩子会更好……如今想想，他是否浪费了太多的生命时间？和W手脚交缠的感觉很好，在他的气息包围里，自己仿佛什么也不需要担心，爱会自动编制成一座城堡，邀请他永久入住。

这城堡困住了他，也锁住了心甘情愿的W。

W搂着他靠在沙发上跟他聊着今天工作的事，他有一搭无一搭的应着声，扯着W修长的手指，指腹按在他的手心画圈圈，想着自己的心事。

“怎么了？在想什么”W意识到他有些心不在焉。

“没有。”

“讲啦——不然我会亲你——亲哭哦”

W的语调拉长，故意对眼前想逃避的人恐吓着；

“我只是在想宝宝的事……”

“宝宝有什么问题吗？”W像触电一样立刻坐正，紧张的双手抚在他腹部，盯着他问；

“没事啦”他知道自己语焉不详吓到他了，这个傻瓜；

“那是……”

“没什么，我只是希望宝宝健康长大，我……想和你一起，一直陪着他。”

他牵着W的手再次放到自己隆起的小腹上，带着他轻轻抚摸着隆起的皮肤；

一个轻柔的吻落了下来，亮晶晶的眼中有星子落了下来，W看着他眼底，说：

“好的，我保证。”

属于他们的血脉，隔着一层温热的皮肤，在爱人的身体里茁壮成长。

+

W抓起毯子盖在他的身上，电视机闪烁着彩色的光，他们是这人世间最普通寻常的一对爱侣。

“不如我们许个愿好不好？”

W把脸贴在他的肚子细细的吻，弄得他痒痒的，半晌才吐出一句话。

“我们一直在一起，陪着孩子们慢慢长大。”

“我们会有更多孩子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过是一个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愿望，庾澄庆却因此湿了眼眶，喉咙发涩，他脑海里的迷思瞬间消失了，一颗悬着的心落在了土地里；

他伸手抚摸年轻爱人头顶那可爱的发旋，然后低头亲在他英俊的侧脸上。

“我愿意。”

爸爸预备役的W从未想过他的答案来的如此果断，他还怀着忐忑的心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世间最好的一切都给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允许永远陪着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他会认定的好丈夫，好父亲。

小的时候的W曾在洛杉矶的海边迎着海风奔跑，粗糙的沙粒浸在指缝，小小的他看着海平线的那端被光芒浸染，随后便是一抹血橘色的圆轮升起，他看过的无数次朝阳，以后也会落入他们的孩子眼底。

W不知道的的是，他的前辈在小的时候，也曾在月色下的小院中嬉戏，夏日蝉鸣响彻天际，小小的他抬头便看到挂在夜空里的那一轮月，平静如止，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他一个人眺望过的无数次孤月，以后也会印在他们的孩子的心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概是个怕冷的宝贝，在麻麻的身体里躲过冬天和春天之后，于次年的春夏之交呱呱坠地。

母子平安。

这是生命的延续，这是一次生的活力。这是一段令人艳羡的“奇葩”爱情的结晶。

这是很好很长的一生。

完。